

二十四史

訂補

書目文獻出版社編

第四冊

二十四史訂補

第四冊

書目文獻出版社

第四冊目錄

後漢書拾遺	一
後漢書補逸	三七
後漢書校語	二八三
後漢書注校	三八一
後漢書補注	三九五
後漢書補注續	五三七
後漢書注又補	五八五
後漢書注補正	六〇九
後漢書注考證	六六七
謝氏后漢書補逸	六七五
續漢書辨疑	七三三
十意輯存	七七七
後漢書華佗傳補注	八三五
後漢郡國職方表	八五七
漢季方鎮年表	九四一
學古堂日記・後漢匈奴表	九八七
兩漢刊誤補遺	一〇〇七
兩漢訂誤	一〇八一

後漢書拾遺

閩中 林茂春 暢園 學

唐章懷太子注

陳振孫曰賢高宗太子招集諸儒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等共為之注賢坐明宗儼得罪武后廢或大安訥言亦流貶贊曰

注謬正俗曰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想歷自道作書本意篇別皆別有引解云此書事作某本紀為此事作某年表為此事作某書為此事作某世家為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序耳即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為漢書亦倣其意於序傳內人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為述然叙敘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為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最詠擊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為一卷謂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流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別為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為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具感歎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

後漢書拾遺

光武帝紀更始元年

何焯曰大書更始元年緣莽既破滅光武又未建號不啻更始事無所繫故也

二年救鉅鹿光武迎戰於南鄉

通典唐鉅鹿漢南鄉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

建武元年今此誰賊而馳騁擊之乎

謂不即尊位則與群賊無異何以名其為賊而擊之也

十二年威虜將軍馮異

馮異與馮異前後互異

十三年詔曰長沙王興至茂為單父侯 注云云

注非也以人臣受封不加王爵故改封公侯耳下文降趙王

良為趙公可謂服屬疎乎真定王名得與德前後互異

行大司空馬成

行大司空按如下劉隆行大司馬例當有事字然陳承祚三

國志中皆作行某不着事字

和帝紀諸華 注引許慎說文火可反

按今徐鼎臣所校定說文直去火可之音

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 注引十三州志

按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省此復

置之與典屬國何異

安帝紀三公以國用不足

三公者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也以上何氏

肅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

按宋敏求洛陽記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飴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水經注云漢光初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太學講堂東側愚按范書紀熹平蓋經始之歲其告成時實如水經注所云在光和六年也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字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儒林傳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适隸續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傳者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云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

法三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體與隋志所書西書異同

明帝紀永平元年詔有不滿者以實除之無此詔誤

按注云不滿四者謂十分之內傷二多三多餘有七分八分中在實在除減去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為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

西羌 元元元妄之災

吳仁傑元元當作元二 程晉芳曰元二別見鄧騭傳舊注云即元元洪邁容齋隨筆詳辨其非謂是永初元年二年今攷是傳乃永建四年追數二十年前事正在永初元年二年與鄧騭傳元二之文符合

律歷志自太初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

葉大慶曰前書歷志曰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是則三統歷乃歆作也太初武帝年緡劉歆乃生于前漢之末安得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又按哀帝建平二年改為太初元壽元年若指為此太初則是時固有三統歷矣但自此太初至建武八年未得詳詳等上言言歷不正之時止三十六年不應言施行百有餘年由此觀之誤可知矣

光武紀設壇場於鄆南千秋亭

何焯曰鄆并曰未成亭當時即位于此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

二年大破五校於滎陽注云云

何焯曰說又墨翟書義以弗魏郡有滎陽鄉請若鉞則弗與戲不同

章帝紀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

何焯曰注云云按以女子百戶為女戶說似近理然考之前書凡賜爵而更賜牛酒者則有女子百戶之文其但賜牛酒者則或書賜民百戶牛酒或書吏民五十戶牛酒明女子百戶為賜爵者之妻非女戶矣惟此詔女子百戶上有經曰無侮寡寡患此荒獨加賜河南女子云云則或當如章懷之說也詔文有河南字亦不得普洽天下但賜河南尹所屬縣女子耳

明帝紀初置度遠將軍

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遠將軍此注與南匈奴傳注中皆誤作武帝

十八年國戊巳校尉耿恭

巳字衍時閱寵為巳校尉下章帝紀同

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西域傳月氏作安息扶拔作符拔意其與下卷和紀章和二

年所書本為一事兩紀中復出致誤耳

冲帝紀永嘉元年

永嘉宋史康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嘉定為

永嘉之誤按長雄傳中有迄于永嘉察與清平之文則永嘉

者永嘉之誤也

贊保阿儕土

謂聽中官得以養子世祿

桓帝紀改元和平已亥詔曰

若以甲子下赦則已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誤 宋本已

丑

靈帝紀四年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按禮徵志注中蔡質所紀立后儀下詔之曰非癸丑乃乙未

太尉奉璽綬者乃聞人聚非李威疑范氏誤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

謂之傍官錢見劉陶傳令中使督之名曰左賜見羊續傳當

者則先入錢貨者到官而後倍輸見崔駰傳宋崔烈入錢五

百萬為司徒所謂以德次者半之也亦有其人本非以入錢

得官橫從乞索者李燮傳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賄賂為官詔

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變切諫乃止是也其詳備於張

讓傳中

四年領受郡國調馬

調馬謂調良之馬猶言過馬也註謂徵發似誤以上何記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宋本未央宮下有是日晝晦有翟雉飛入宮獲之 按張璠

漢記帝入長安幸未央宮將入宮日大雨晝晦翟雉飛入長

安宮

律歷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

案袁宏漢書劉洪字元章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

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為上

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歷記遷謁者觀城門候會稽東

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

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歷記攷驗天官及造乾象術

十餘年攷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於世

盧植 植葬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按袁宏漢書尚書盧植將終勅其子彊以禪衣以土穴其子

從之 又按植子毓甚知名

靈帝紀中平元年其部帥有三十六萬

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日訛寫為方復緣注

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

獻帝紀建安元年董卓為輔國將軍伏完等

何焯曰輔國將軍非封號以董卓傳董卓承下行一為字

補官所領諸署 注重帝建寧四年

按事在熹平四年作建寧誤
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前鄧禹以特進奉朝請即特進侯也下贈宏位特進亦以班
位言之注謂在特進及列侯之上誤

謀立平原王得

得當作翼安紀及章八王傳可據得又無子夢以翼為嗣安
帝緣此貶翼為都鄉侯也注未改正
論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注中不引報惠王書謬

馮異傳李文豈能居一隅哉

一隅謂河北註誤

耿弇贊分此凶狄

分謂匈奴自此分為南北

郭彤傳謂則邯鄲臣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

時王郎方据邯鄲邯鄲二字疑有訛當作二郡臣民 通鑑

作邯鄲勢成下城主作成主

朱祐傳注東觀記云云

按安帝諱祐作祐者傳寫之訛也本紀及說文可據

實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注云云

按庫据注音舍字當作庫非鈞後

馬援傳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注扶樂縣名

通鑑注云九真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元父侯以度田不實

免次年封扶樂鄉侯則扶樂鄉名非縣名水經注扶樂在扶

溝縣砂水逕其北以上何記

論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不誣矣

李治曰順當作信傳寫誤耳

馬援傳騎款段馬

李治曰注非是款段蓋連綿語猶今世俗言骨董云耳

桓帝紀段熲追擊於鸞鳥 按熲本傳注云為音鸞

按注云鸞音鸞又西羌傳馬賢追到鸞為注云鸞音鸞此鸞

字當是為字之譌鸞為當讀為鸞也 按水經注鸞為為字音

靈帝紀詔諸儒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按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置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于南

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此條章懷注在

獻帝紀董卓為相國

為相國上脫一自字

皇后紀

東京皇后實鄧閔梁實何臨朝者六其間陽帝北鄉侯冲帝

實帝皆未嘗親政皇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

稱制作皇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

家未可議也 史記索隱外戚世家注云王隱則謂之為紀

而在列傳之首

靈帝紀 建寧六年孟軻為太尉

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光和元年張顗為太尉

續漢書張顗中常侍張奉弟

章帝紀正雅樂

雅宋本作予因學紀間曰東都賦本作正予樂五臣改雅樂

皇后紀未抑明賢以專其威

如梁冀忌清河王蒜嚴明徵至京師復舍之而立質桓二帝
也何記

寶后紀儀比敬園

按此即謂章帝敬陵之園也豈得反以後事為比注誤複刊
論然而建光之後

后崩在未改元之前注云建光之中者誤建光紀元亦不及
經歲也

皇女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按伏皇后紀及港本傳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世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

謂不即尊位則與群賊無異何以名其為賊而擊之也後錄

安帝紀告祠二祖六宗

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
稱宗孝和穆宗之歸至獻帝時始省注誤以上何記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

王應麟曰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按況
二十七年奏謝承書誤

南匈奴傳棄茂天公

王應麟曰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載茂天章
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持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
棄茂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
也其誤甚矣

魯恭傳諫子旭官至太僕

旭疑非諫之子有脫誤何記

趙典傳謚曰獻侯

注引謝承書謂下獄自殺不言病卒按既有吊祠贈謚則范
得其實

建安十三年至免官

三國志注中作十五年非也獻紀十三年正月溫免官

杜諱傳遂遠后弟侍中喜

董賢求傳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傳喜孔鄉侯晏
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為侍中者也大抵范史事未
核

馮衍傳伯玉必懷周趙之憂

周勃字之訛注非

鮑永傳復為司隸也

謂且父永繼父宣為司隸豈復居宣位也

楊厚傳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厚門人任安在儒林傳董扶在方術傳周舒見蜀志子群傳
中

襄楷傳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

按魏志注中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有陳蕃子逸與述士平原
襄楷曾子冀州刺史王分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
真族滅矣逸喜分曰若然分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云
云宜補注

樊宏傳為鄉里著姓

仲山甫食采之樊非漢之南陽此相仍之誤前書以河內修武為南陽

封弟丹為射陽侯

野客叢書丹封射陽侯正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可驗

梁統傳先帝舊約成律注云云 百有餘事

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為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為丞相越再歲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或為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窮除百有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也 其封尚書稱初元建平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建平則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反刑統因誤以為哀帝之建平非班史失之路注家亦細尋耳

此跋扈將軍也

通鑑注項雅釋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者且欲跋而踰之

法雄傳初平中卒官

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元初之誤

趙咨傳陳大夫設參門之本

陳大夫事未詳門疑作同擅子篇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弟果殺此所謂參同者歟

光武十三王傳廣陵思王荆年老遠斥居邊

居邊謂中玉山大后注云封之於魯非

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

宋本句下有寧有量耶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主鼓行無前功二十五字功字接下文易於太山破難子中山臨淮無聞天喪

謂中山無聞臨淮天喪耳註謂二王早終名聞未著者非也中山王馬立五十二年至和帝時薨可謂早終乎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注引東觀記云云

按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馬與東觀記與陳寵傳猶用漢家祖臘

祖臘者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祖非祭名注誤

班超傳借兵還姑損中

通鑑注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詵遣兵討疏勒攻損中城損中是也

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注云云

按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廣立學宮為置博士子超之言即以子駿為據可也

陳禪傳棘任朱離 注云云

注按以雅以南之下蓋有脫字文今獨存四字耳 非齊魯別橋玄傳成帝時為大鴻臚

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崔駰傳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即今所傳之易林否又許峻亦著易林見方術傳

楊震傳受歐陽尚書桓郁

伯起受經桓郁疑楊寶乃是其祖

東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注誤以閔子為閔子騫

張皓傳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

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為六世孫也譜牒之學清於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于是張魯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于禹來敏之于欽也

卒官時年八十二

自順帝陽嘉元年壬申上溯世祖建武二十六年庚戌為五

八十有三皓之生去千秋復家時一百十有二年

藥已傳以宜者給事

此宦者乃所謂五種黃門非割勢之人

劉陶傳耳不聞糧車之音

道鑑注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糧車煌煌陶蓋用此糧車言

桀紂亡國之事

武旅有亮藻之士

武旅乃詩泮宮矯矯虎臣之義必避諱作武耳詩有薄采其芣則毛傳云是葵也注謂周武王之旅亮得水藻謬甚

張衡傳祖父堪蜀郡太守

此又一張堪非張君游君游宛人後為漢陽太守

亮使縣理洪水

理當作堰

蔡邕傳授以厭戎連率

歷官與蔡邕所作祖攜碑不合此云平帝時碑作哀帝此為

郾令碑作郾長

邕乃自書冊于碑

冊當從水經注作丹

往來依太山羊氏

按羊祐為蔡邕外孫並以婚姻依之

趙岐傳著孟子章句

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在邠卿之前今曾書不傳

張奐傳召主簿於諸羌前

按水經注此主簿為張邠

段熲傳熲當亂還馬援還之三輔

從漢書餘種七千口於三輔者乃永平初馬武事

黨錮范滂傳投版棄官而去

按版非笏乃署其職官氏名于版持以上謁者也

何進傳河南尹苗出擊之

苗朱氏子與皇后同母異父冒何氏五行傳作后異父兄朱

苗

朱雋傳贊亦弭于越

按傳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許昭乃臧曼事在其子洪傳

袁紹傳紹壯健好交結

此指紹父成言之衍紹字

軍監之計在於將軍

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特守將軍二字傳寫之誤

劉表傳時江南宗賊大甚

宗忌與巴賈之實同義南蠻獮也

劉焉傳焉遣吏兵五千助之

按孔穎達尚書疏云吏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即謂蜀為夷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夷反將焉軍部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靡莫諸夷為夷乃今雲南地按董卓傳蜀兵也在呂布軍中

酷吏傳張儉劾曹節之墓

以黨錮宦官二傳參攷乃侯覽壽家非曹節也而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可言劾

閹者守中門之禁宦者傳

閹人本使墨者為之此以為寺人據詩昏椽靡共艱茨云皆奄人也注未悉其云則者則据左傳若吾以韓起為閹杜注則足使守門之語仍與宦者無預

則勃船管蘇

勃船當作勃鞞因齊人詔而誤謫不知勃即刁也

單超唐兩墮

兩通鑑從兩考異云兩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震也

儒林傳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漢承秦故郊祀皆服約元至顯宗而革故統貫曰始詳與服志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

下云太守第五倫嘉其行按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時始分立此由拳當作會稽

李充傳太守魯平請署功曹

按魯平傳平以永元三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為博士或是並為侍中也平刻作平誤

范冉傳與漢中李固河內王真親善 注謝承書

下文王子炳即真字與注所引謝書互異至于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為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歿時凡三十九年何始云今皆不在制之在爾也王真為強城令以仇覽傳參攷亦桓帝時事疑史雲之友別有一季子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與季公以實之大書於前耳

蘭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注引鄒元水經注云云按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列女傳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本末樂羊子之妻一能而累以至於寸

能雅本作然按說文能織絹徒然系貫紆也從絲省卽聲古還切作然非

孝女曹娥遂投江而死

按碑云經五日抱父屍出與叔先雄事略同此語亦不可削作者蓋專採典錄也非抱父屍出度尚亦何從改葬乎

龐育母為同縣人所殺 娥魏志注中引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父曰趙安世曰李壽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也

唐張懷瓘書傳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西羌傳越騎校尉趙代副

趙代當從和紀作趙世此避唐諱後人追改亦盡

又有西海魚鹽之利

通鑑注西海有允谷鹽池

南匈奴傳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按前書地理志屬國都尉治美稷其地本有降夷故因而處

之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遠將軍劉歆刊誤云云

按下文鄧遵始真為度遠則耿秉耿種傳言拜者皆行度遠

事行不當為作

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此禦鮮卑故屯中山北界注憤憤

馬桓傳報寡嫂後必則歸其故夫

報字解與左傳異歸其故夫謂同葵

鮮卑

前書匈奴傳注犀毗亦曰鮮卑亦謂師比是鮮音如犀

自檀石槐後諸大夫遂世相傳解

馬桓傳云無世業相繼鮮卑習俗本與之同檀石槐後乃

世傳故有慕容氏以上何記

何武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

魏鶴山曰言宏用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為燕人丹受

受國邑故曰者必古有是語注不及

黃憲 輅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按風俗通曰憲為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周舉子居封祈武

興鄭伯堅鄭伯嚮臧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函封未發而張

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舉與伯堅即日辭行憲

等四人皆留隨轎樞樞應劭所云是憲初舉孝廉亦未嘗到

京師也六孝廉別本作周子居黃叔度

鄭玄 疾到元城縣

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

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畫

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清河孝王慶 遂出貴人至丙舍

徐昂發曰丙舍者當是宮中第三等舍宇魏都賦云次舍甲

乙景福殿賦云辛士癸甲為之名秩注言以甲乙為名次也

班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元后傳言見於丙

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傳辱長公主射

甲舍門案有甲舍蓋證知丙舍為第三等舍宇明矣

荀爽 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

刊誤補遺曰王昭素謂印本地上脫天字非也天字于文為

衍又曰鳥獸之文與說亦非是大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

龜之理為獸之者指龍馬為龜言之即所謂觀象于天者下

句與地之宜即所謂觀法于地者與以雌雄牝牡為解淺矣

哉

張衡傳思立賦志圖圓以應懸兮

李善注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

執彫虎而試象兮陷焦原而跟趾注

按注與文選有互今錄選注異與尸子本書相參攷

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顧為牛與象圖以自試

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踐

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獨却行齊踵焉所

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大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

此所以服一時也

李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已以執

彫虎之貧窮顧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

利肥選以保名

李善曰此筮得選之咸其選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選

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增繳所不及選之最美

故名肥選選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云利肥選而保名按

古飛字作蜚與古蜚作似相似故今易飛作肥

二女感於崇岳兮

李善曰選上九變為兌說卦云與為長女兌為少女俱在艮

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岳

蹈玉階之曉崢

善注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階不思左言尚欲

進忠賢勸丑行切

愁鬱悒其離耶注北戶之外

按戶下少一孫字高誘淮南注北戶孫乃國名也

歛神化而蟬蛻兮

離騷濟江海兮蟬蛻

素撫弦而餘音兮

善注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

婉以連卷兮

善注說文生子二人俱出為婉纂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倪

鹹汨離渌沛以罔象兮爛漫靡麗貌以迷邊

善注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詞沛罔象而自浮邊爛漫兮

散貌貌遠貌迷過也邊突也

仙顓頊而宅幽

按山海經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嬭英焉

踰虎須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須文選作湯虎須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凌陽明經倒景在地

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子有故於玄鳥兮魃母氏而後寧

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費以

宜為二七塗以氣血冥諸姜后遂以告王王怒發書而占之

曰蜚蜚之羽飛集於戶鴻之辰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

其所問左史史灼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

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寧

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積居二月魃

反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寧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

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

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

曰道為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李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立為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立為惟歸於道而後獲寧也按九皋介為遯上又象立為取立之義母氏衆妙之門也

南國傳能作青瑱髦毼烏桓傳作靺鞨注刻也

方以智曰刻乃毼耳說文引詩毼衣如綌亦以為毼也逸

周書伊尹獻令曰紂屬為獻何承天纂文曰紂氏屬也說文作纁又作麗西胡毼布

趙炳何傳善越方

按徐文長引物原曰禁咒名越方漢武信南越而禁咒方始西域傳西方有神名佛

按廣韻佛字注引牟子曰漢明帝夢神身有日光飛在殿前

以問羣臣傳教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

崔琦外戚箴詩人是刺德用不憚章懷注憚大也

按字書憚音呼大也憚以巾故有大義若憚字從心則非大也前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憚也當誣字用此亦音誣為是

劉茂傳小吏所輔叩頭求哀注輔所惡忠之子

按平津書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云云司馬相如傳帝欲悉

取其書使所忠往石慶傳欲請治近臣所忠是所忠乃武西漢武帝時人與所輔相去絕遠何得以輔為忠子子字當是後字之訛

袁紹

學公孫瓚子界橋

界橋在直隸順德府廣宗縣東今名袁公橋亦曰界城橋

元初二年大尉司馬苞臺注謝承書云云

按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為司徒苞之臺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何記

桓紀延熹六年康陵東署火

此康陵似是平帝陵

鄧后紀使修石曰河

使修當作罷修

董后紀輔國將軍伏完注五世孫

按伏皇后紀及湛本傳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世

荀爽傳對策及董仲舒制度之別

王應麟曰注引仲舒對策意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制度篇

百官志

漢尚書作詔文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因學紀開

因學紀開曰謝承父嬰何焯曰今三國志為尚書侍郎每讀

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

惟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

尚書郎

通典曰尚書郎西漢置四人光武分六郎曹并左右丞為三

十六人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入直官供青練白綾被或以錦繡為之奏事明光殿舍難古香與黃門侍郎對揖侍郎稱

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蘭麝墨固已寵矣

殿類大破東臺上下谷門

按上下谷門即射虎谷在秦州西

王隆傳末沛國史岑

按李善文選注云范曄後漢書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

劉馬附傳張魯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按本句下註多誤落今據宋本校正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用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實無益于療病但為淫妄小人昏愚競共事之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或一張字又按注中張脩張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訛又按當循道百步循本治字避御名令祭酒祭酒主衆多者名曰理頭

理本治字避高宗名

謝該傳為謝氏釋行于世

按本句註多錯落今校補從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徵拜博士時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崔琦傳立黃改色

王應麟曰注言馬鹿而不言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

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後之至今語猶然也所謂平黃改色即此事邊讓傳議即蔡邕深敬之乃為子何進

顧綏曰蔡邕傳邕以命江海積十二年當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高彪傳先公高節

何焯曰第五倫京兆五陵人永蓋其後故以先公高節期之趙肅傳詣杜撫受韓詩

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異耳

儒林傳前書惠高堂生注云名隆

高堂隆乃三國時人此注疑誤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

許慎傳皆傳於世

說文解字載其子召陵公乘冲所上書稱慎官為太尉南閣祭酒寄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而傳皆不載

尹敏識書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

如以劉為邪金刀貨泉為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高彪傳後還內黃令

內黃墓碑作外黃與申屠靖傳合當以碑為正

福衡傳臺牧者之所貪

臺牧文選作掌伎近之融集作掌牧亦非

譙元太子多橫大獨行

陳紀傳

按文當衍一太字以上句記

按邯鄲陳紀碑云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為舉首公車持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宴駕賊臣東政肆其兇害虐刺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永壽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左之於是老弱隨慕振輶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邯鄲之野表樹恣睢借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為潯陽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逆奸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與傳不同

魯丕傳

按丕有對策見袁宏紀

周舉傳有龍忌之禁

困學紀聞按淮南子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國中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

困學紀聞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

書誤

侯霸傳

按漢廷嘉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滿之危謚曰安國君曾祖嗣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孫孫嗣大司徒於陵侯王楸曰攷霸傳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

集古錄作仲卿作霸

列女傳蔡邕女琰 重嫁董祀

按蔡邕本傳邕亡命江海遠迹會稽往來依泰山羊氏積十二年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泰山南城人父衡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邕女也又羊祜傳祜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其母必非文姬矣至祜平吳有功將進爵乞以賜男子蔡邕詔封祿闕內侯是邕未嘗無嗣也及觀晉蔡充別傳云充祖睦邕孫蔡約傳云祖睦是邕叔父留之後也睦又非睦邕孫矣豈邕本無後而蔡氏以睦父後之耶史邕當有二女一為琰一適羊氏

獨行傳向翻著絳綃頭

按注綃當作絳一作慘儀禮注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綃髻也 標名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也

樊丹宏傳弟才

王楸曰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而傳乃以為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即高祖封項疆之地非丹封地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蔡邕傳邕患心以對事患在五行志

按范書五行志今亡續書志所引唯蝗蟲及雌雞二事致邕本集所載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厲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去別卓囊封上勿漏所問

賈逵傳

宋王楸曰賈捐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

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傳會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考誼仕文帝之初指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之誼為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為曾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誼視指之為三世孫視光為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南蠻傳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

王楸曰古斛甚小漢五升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橋玄傳

按蔡邕作橋玄碑中有數事皆傳所不載按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又云解印綬左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

詔書致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羗戎匪如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饑餓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康詔奏之詔嘉有汲黯憂民之心遷齊相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楊雄傳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按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郎銘王俾頌堦闥銘及成都四壩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郎銘等以為似相如者成帝之語非客所薦之詞

胡廣傳

望客叢書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容太傅樂鄉侯孫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于是知碩為廣之子根為碩之子皆先廣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止與達重相似得非為乃祖之故乎

張皓傳六世祖良

王楸曰攷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為買郡太守始居吳郡

宋均傳南陽安衆人

日知錄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謂者宗均聽患受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詳未及正又按黨錮傳註宗資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趙明誠金石錄證之碑知宗誤為宋

陳寔傳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

按蔡邕陳太丘碑文云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丙午遭疾而終與本傳異

馬融廣成頌陳子壽壽 注云陳平

徐文靖曰周鼎真經蔡方問於陳子曰竊聞夫子之道知日之高下光之所照一日所行遠近之數人所望見四極之高窮列星之宿天地之廣表夫子之道皆能知之信有之乎陳子曰然此皆冥術之所及頃所言陳子宜謂此也